

《三体诗幻云抄》等日本室町时代抄物写本 书写符号的识读^{*}

刘 玲

内容摘要: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显示,室町时代的抄物写本的文献价值极高。但如何正确识读,亟待解决,否则可能造成文不达意,严重者甚或歪曲原文。本文以《三体诗幻云抄》等四种三体诗抄物为资料,针对“踊り字(Odoriji)”、“挿入符(Sounyuufu)”、“転倒符(Tentoufu)”、句读符等四种基本书写符号,列举具体案例,一一摘录其图片,分析、说明如何正确识读。

关键词:室町时代 抄物写本 书写符号 识读

自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年)中期至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期,汉学造诣精深的五山僧和崇尚儒家的学者创作了大量的抄物(Syoumono),构成日本中世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抄物^①,概言之,是对某一文献典籍进行注释的资料,这些典籍主要包括中国古籍、佛教经典和日本古典三大类,如对于《汉书》、《百丈清规》、《日本書紀》,分别有《漢書列伝竺桃抄》^②、《百丈清規抄》、《日本書紀桃源抄》等抄物。抄物中,有的以汉文抄文为主、有的以和文抄文为主,还有的两者兼而有之^③,其中不乏珍贵的古写本。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五山僧的抄物〈三体诗幻云抄〉中汉籍征引状况与室町时代的汉籍流布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1047)、2015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日本室町时代的抄物资料〈三体诗幻云抄〉与唐宋诗辑佚校勘研究》(项目号SKZZY201506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之成果。

①关于抄物的名称来由、历史、分类、现存抄物等,见柳田征司:《室町時代語資料としての抄物の研究》,武藏野书院,1998年,第3-55页(序章)。王晓平《抄物识读的方法》一文(《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6期)引言部,亦有抄物资料的概括介绍(第86页)。

②除《漢書列伝竺桃抄》外,《漢書列伝綿景抄》、《漢書列伝景徐抄》也是关于《汉书》(列传)的抄物。诸如此类,对于同一中国古籍,可能产生数种不同的抄物。

③抄物的文体比较复杂。即便同一抄物,作者在进行注释时,时而用汉文体书写,即汉文抄文,如后文图13、图14;时而用“漢字片仮名交じり文”体书写,即和文抄文,如图12。

日本关于抄物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抄物一般仅仅被用于研究室町时代的日语语言。而之后,研究者们开始挖掘抄物新的文献价值,例如:村上哲见、堀川贵司、小野泰央、森博行、岩山泰三等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和汉文学学者,以《唐三体诗》(后文详述)的抄物为资料,把抄物运用于研究日本接受汉诗的历史及和汉比较文学^①;大庭修明确指出研究室町时代汉籍流布方面的问题时运用抄物的必要性^②。近年来,更多的抄物得到关注,而且抄物的文献价值也得到进一步挖掘,例如:小野泰央以山谷诗的抄物《山谷诗抄》为主要资料,论证五山僧对王安石认识的主流观点^③;水上雅晴运用关于东坡诗的抄物《四河入海》论证当时五山僧的经学倾向^④;水上还通过研读清原宣贤关于《尚书》的亲笔写本抄物《尚书听尘》指出该抄物具有珍贵的校勘价值^⑤。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虽为数尚少,但各有独到之

①村上哲见:《『三体詩』の抄物》,《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3》收录月報61,岩波书店,1995年。

堀川贵司:《『三体詩』注釈の世界》,慶応義塾大学文学部《日本漢学研究》2,1998年。

小野泰央:《三体詩抄の〈底意〉と〈穿鑿〉》,《和漢比較文学》33,2004年。森博行:《双鷺と隻鷺——雍陶「崔少府が池鷺」詩に対する「素隠抄」の解釈をめぐる》,《大谷女子大國文》37,2007年。对村上、堀川、小野、森的研究评价,可参见拙稿《注释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汉籍抄物——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天文五年写本〈三体诗幻云抄〉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54-55页。岩山泰三:《一休「黄陵廟」詩の構造》,《和漢比較文学》53,2014年。该文通过研读一休《黄陵廟》诗,并比对《三体诗幻云抄》(同本文,后文详述)中江西龙派(1375-1446)、横川景三(1429-1493)等五山僧关于李群玉《黄陵廟》诗的注释,指出一休诗虽以李群玉诗为原典,但两者之间存在若干不同。

②大庭修、王勇:《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9典籍》,大修馆书店,1996年,第67页。但该文仅止于指正,并未展开论述。笔者调查《三体诗幻云抄》发现,其中引用的中国古籍仅四库类可见其名者多达266种、2060处,遍及四部,共涉33个门类。其中,《唐才子传》(167处)、《方輿胜覽》(92处)等26种古籍引用均超过15处(见拙稿《〈三体詩幻雲抄〉を通してみる室町時代における漢籍流布の状況》,筑波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学会《日本語と日本文学》55号,2013年,第46-48页)。

③小野泰央:《一韓智翹「山谷抄」の王安石観について》,《中央大学国文》54,2011年。该文通过研读一韩智翹著《山谷诗抄》(1500年左右成书)中关于王安石的言论,指出五山僧认为王安石为乱天下者,批判与责难是当时王安石认识的主流观点,而这与中国方面的任渊山谷诗注不同。其原因在于身处室町时代的应仁之乱的社会背景下,五山僧过度解读了山谷诗中的政治因素。

④水上雅晴:《東坡詩抄物に見る五山僧の經学初探》,《国語論集》10,2013年。该文通过仔细翻检并分析《四河入海》(1543年成书)中涉及儒家经典的讲说,指出五山僧比先前的博士家更为积极地导入宋元朱熹派的新注等。

⑤水上雅晴:《日本中世时代〈尚书〉学——以清原家的经学为考察中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文中指出“日本《尚书》点本和抄物中的经注文字和校语,具有相当的校勘价值,可以补充阮元校勘记的不足”(第62页)。

处,例如:周以量通过考证《无门关》抄物所据唐传奇《离魂记》的底本及其在日流传的来龙去脉,指出该类抄物为《离魂记》在日本禅林的流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①;董舒心指出《四河入海》(同前水上一文所用)在苏诗的辑佚和注释方面弥足珍贵,而且其中还包含大量汉籍东传的重要信息^②;查屏球由《三体诗幻云抄》和《晓凤集(六册本)》(后文详述)两种《唐三体诗》抄物辑得“严子安和三体诗”161首,并以此为线索追溯“和唐诗”的历史,论证唐诗和作的文学史价值^③。

上述国内外的研究充分显示,抄物拥有多个层面的、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堪称一座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宝库。近几年,笔者一边围绕《三体诗幻云抄》展开系列研究,一边尝试该抄物的翻字(Block-Printing)与校注^④,希望这些工作能够帮助各领域的研究者深入了解并方便地利用抄物。但是,笔者也深深感到,若要真正达到他山之石,用之攻玉的效果,首先需要解决抄物写本的识读问题。事实上,王晓平曾以《论语抄》为例,明确指出“明通例”等识读难解汉字的七大要领^⑤。笔者认为,不仅是汉字的识读,对于其中一些普遍使用的基本的书写符号的识读也需要高度重视。否则,同样可能造成文不达意,严重者甚至歪曲原文。因此,本文针对四种常用的书写符号“踊り字

①周以量:《唐传奇〈离魂记〉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72页。

②董舒心:《论日本苏诗注本〈四河入海〉的学术价值》,《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3期。文中指出《四河入海》保存了大量出自“施顾注”、“赵次公注”、“东坡别集”的文字,可用于这些古籍的辑佚研究;该抄物的注释详细、引书范围广,如“施顾注”等注释书的使用显示五山僧注苏诗的高质量、《五灯会元》等佛教典籍的引用等把诠释苏诗的资料范围扩大到内典,提高了注释的准确度;注释苏诗时禅僧们旁征博引,其中包含的汉籍流传的信息对考证宋、元、明版汉籍东传日本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③查屏球:《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学术界》2012年9月号。文中指出“这些和诗非名家名作,却是唐诗流传过程中一个重要现象,对于研究唐诗流传史与元明诗学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第37页)。

④成果有《注释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汉籍抄物——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天文五年写本〈三体诗幻云抄〉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三体诗幻云抄〉を通してみる室町時代における漢籍流布の状況》,筑波大学日本語日文学会《日本語と日本文学》55号,2013年;《〈嚴子安和〉に関する覚書き》,筑波大学日本語日文学会《日本語と日本文学》第58号,2015年;《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天文五年写『三体詩幻雲抄』翻刻と校注(1)》,《筑波日本語研究》第17号,2013年;《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天文五年写『三体詩幻雲抄』翻刻と校注(2)》,《筑波日本語研究》第18号,2014年;《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天文五年写『三体詩幻雲抄』翻刻と校注(3)》,《筑波日本語研究》第19号,2015年。

⑤王晓平:《抄物识读的方法》,《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6期。该文所用本为应永二十七年(1420)本《论语抄》,东山御文库藏称光天皇宸翰。

(Odoriji) ”、“插入符(Sounyuufu)”、“転倒符(Tentoufu)”和句读符,列举具体案例,以《三体诗幻云抄》等四种三体诗抄物为资料,一一摘录其图片,通过对读进行分析和说明。

一、本文所用抄物写本简介

本文主要使用四种《唐三体诗》抄物:《三体诗幻云抄》(下称《幻云抄》)、《东福寺湖月和尚三体诗抄》(下称《湖月抄》)、《晓风集(四册本)》、《晓风集(六册本)》。《唐三体诗》,南宋周弼所编唐诗选本,后世流传三个系统的注本,元、明间均传入日本^①。之后,自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曾作为习诗、作诗的范本在五山僧之间广为流传。随之,以其中七绝为注释、讲解对象的抄物层出不穷。包括以上四种在内,现存三体诗抄物中具有珍贵文献价值者,坪井美树指出8种,谷泽尚一指出14种^②,去其重复达18种之多^③。本文选择三体诗抄物,一是因为笔者个人的研究脉络,二是因为这4种抄物均收录了数量可观的严子安和三体诗^④,这是本文案例分析的出处,故可用于对读。

其中,《幻云抄》,五山建仁寺僧幻云(1460-1533,名月舟寿桂)及其弟子编著。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天文五年(1536)写《增註唐賢絶句三体詩法幻雲抄》^⑤,该本是原本1527年成书后不久的传写本,为《唐三体诗》七绝的全抄本,分五册。《晓风集(四册本)》和《晓风集(六册本)》,均为相国寺僧万里集久(?-1502)著。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室町时期传写本。四册本是七绝的全抄本,六册本则止于卷五吴融《秋色》一诗,并非全抄本。《湖月抄》,东

①《唐三体诗》收选167位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含五律209首(或201首)、七律111首、七绝174首。三个系统即圆至天隐注本、裴季昌注本、增注本,后两者均为494首,前者五律少8首,共486首。关于《唐三体诗》版本及在日流传情况,见坪井美树:《解説》,中田祝夫编抄物大系影印收录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增註唐賢絶句三体詩法幻雲抄》后附,勉诚社,1977年,第619页;村上哲见:《中国古典選29 三体詩(一)》,朝日新闻社,1978年,第29-34页;陈斐:《〈三体唐诗〉版本考》,《齐鲁学刊》2010年第2期。

②坪井美树:《解説》,《增註唐賢絶句三体詩法幻雲抄》后附,第639-644页;谷泽尚一:《解説》,中田祝夫编抄物大系影印收录国立国会图书馆龟田文库藏《三体詩素隠抄》后附,勉诚社,1977年,第628-629页。

③三体诗抄物究竟有多少、各抄物之间是否存在或存在怎样的传承关系,尚未一一明确。坪井美树曾指出:“并未发现幻云参看湖月抄的任何痕迹,同时湖月也并未参看幻云的抄物或讲义。(中略)。总之,湖月抄中存在和幻云抄一致的抄文,这并不说明两种抄物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关系,仅仅表明这两种抄物所引用的前人的抄物或者学说中存在相同之处而已。”(《解説》第642页,笔者译)

④笔者查,收录“严子安和三体诗”的数目按《幻云抄》、《湖月抄》、《晓风集(四册本)》、《晓风集(六册本)》的顺序,依次为163首、154首、160首、116首。

⑤此本已为中田祝夫编抄物大系影印收录(勉诚社,1977年)。下文引用此书,均随文注出页码。

福寺僧湖月信镜(?-1535)编著,1515年成书。名古屋蓬左文库藏写本,七绝全抄本,分上中下三册。以上四抄物中^①,《幻云抄》中汉文抄文和和文抄文兼而有之,其他三抄物则以汉文抄文为主。

二、案例分析

以下,具体分析6个案例。其中,案例1、2属于“踊り字”的识读;案例3、4、5均同时涉及“插入符”和“転倒符”的识读;案例6,首先是句读,同时还涉及“插入符”的识读。这些案例选自查屏球辑录“严子安和三体诗”161首^②。

案例1 “遇之”还是“迢々”?

紫陌青郊花簇簇,和风霁色日遇之。一声杜鹃惊残夜,门掩东风午篆消。^③

查文据《幻云抄》第554页^④(见图1),读为“和风霁色日遇之”,文意不通。“遇之”或为“迢々”之误。《幻云抄》中尚存其他三首含“迢々”的和诗^⑤,均与此处字形相同^⑥。《晓风集(六册本)》不见,《晓风集(四册本)》(第四册第七)和《湖月抄》(下册)均为“迢々”。

“迢”字误为“遇”,恐由于未仔细辨别“召”与“禺”字形差异,此处暂不赘述。而“々”误为“之”,则可能由于未正确识读书写符号“々”:日语研究界一般称之为“踊り字”,后一字与前一字相同时,以“々”符号代替,如“迢迢”写作“迢々”。因抄写者的书写习惯不同,“踊り字”字形上略有不同(见图2-图6),但大同小异。其中,图2“簇々”是比较标准的字形,图3“青々”或似小一号的“之”字,图4“青々”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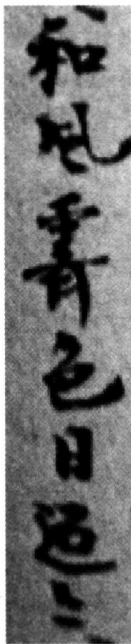


图1 《幻云抄》第5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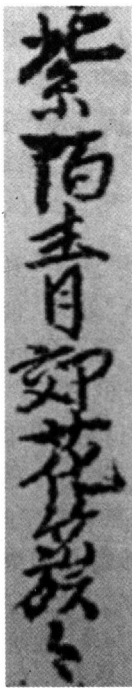


图2 《湖月抄》下册

①两种《晓风集》是万里个人的三体诗注释学说,而其他两种则属于集成抄物。《幻云抄》中包含以桃源瑞仙(1430-1489)、希世灵彦(1403-1488)为主的30多位前人的学说,《湖月抄》中包含兰坡景菫(?-1501)等四人的学说。

②查屏球:《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学术界》2012年9月号。其中,第1-120首据《晓风集(六册本)》,第121-161首据《幻云抄》补录。

③见查文147.《和春》。序号为查文“严子安和三体诗”各和诗的序号,下文同。

④页码或所在处,均为笔者所查,查文未一一注明。下文同。

⑤即“清风明月影迢々”、“迢々远水迎归雁”、“客路迢々欲雨时”三处,分别见《幻云抄》第451页、第550页、第574页。

⑥且严子安和诗,二句多取原绝句韵字,而原绝句二句为“平芜归路绿迢々”(《幻云抄》第553页)。



图3 《晓风集(四册本)》第二册一之一



图4 《晓风集(六册本)》第二册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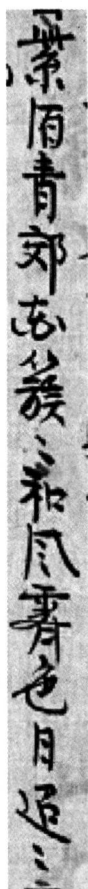


图5 《晓风集(四册本)》第四册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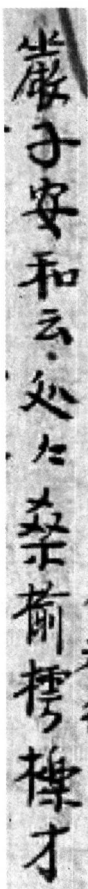


图6 《晓风集(六册本)》第三册第一之一①

图5“簇々”和“迟々”似倾斜的“=”，图6“处々”似半个竹字头。同一抄物中，也可能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字形。

其实，中国古籍中常见“=”“<”“乚”“丶”等“重文符号”^②，“踊り字”即相当于此。包括本文所使用的四种抄物，室町时代的各种抄物写本中，凡汉字重文均不重复该字，而写为^③“踊り字”。如果不了解这一书写规则，则恐造成误读，如下面的案例2。

案例2 “飞飞”还是“飞花”？

江村雨过树飞飞，处处新烟日又斜。人在他乡思故陇，那堪闲傍野人家。^④

查文据《晓风集(六册本)》第三册第一之二(见图7)，读为“树飞飞”，文意不明，“飞飞”或为“飞花”之误^⑤。《幻云抄》(第210页)、《晓风集(四

①以上图2和图5、图3和图4、图6分别见于查文147(《和春》)、9(《和赠殷亮》)、23(《和韦曲》)，“踊り字”识读无误。

②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47-349页。

③“踊り字”的各种写法中，图4、图5与“重文符号”中的“=”相似，或中日间存在传承关系。

④见查文29.《和寒食》。

⑤且严子安和诗，一句亦多取原绝句韵字，原绝句一句为“春城无处不飞花”。

册本)》(第四册第七)、《湖月抄》(下册)均为“飛花”。如图7所示,“飛(飞)”字后乃草体“花”字,查文读“花”为“飛(飞)”,即作重文“飞飞”。《異体字解読字典》^①载草体“飛”(见图8),或与草体“花”字有相似之处。但此处若为重文,当使用“踊り字”,写作“飛々”,而不会写作“飛飛”。

案例3 “蓬蓬”还是“莲蓬”?

水暖沙鸥去复来,荷花开后蓼花开。昼公载酒多风范,细凿蓬蓬当玉杯。^②

查文据《晓风集(六册本)》第四册一之三(见图9),读为“蓬蓬”,文意不通,或为“莲蓬”之误。《幻云抄》(第318页)、《晓风集(四册本)》(第二册一之三)和《湖月抄》(中册)均为“蓮蓬”。“莲蓬”误为“蓬蓬”,恐由于未能正确识读其中两种书写符号:图9中清晰可见“鑿”、“蓬”两字间有“。”,“蓮(莲)”字右侧上方有“乚”。其中,“。”一般称为“插入符”,表示此处存在另行插入的内容;“乚”一般称之“転倒符”,表示该字读于前一字之前,相当于中国古籍中的乙正符号。此处“。”和“乚”两种符号并用,意为“蓮”字前置,插入“鑿”、“蓬”两字之间,读做“蓮蓬”。

案例4 “雨夜”还是“夜雨”?

山前雨夜溪难涉,两两黄鹂啼杏叶。老翁日午将孤回,香沾满身飞蝴蝶。^③

查文据《幻云抄》第595页(见图10),“雨夜”或为“夜雨”之误。《晓风

江村雨夜
樹花

图 1 《晓风集(六册本)》



图 8 《異体字解読字典》第二二頁

細
數金蓮蓬
當玉杯

图 9 《晓风集(六册本)》

山前雨夜溪難涉

图 10 《幻云抄》

①山田胜美监修:《異体字解読字典》,柏书房,1987年。

②见查文70.《和野塘》。

③见查文159.《和寻山家》。

集(六册本)》不见,《晓风集(四册本)》(第四册第八)、《湖月抄》(下册)均为“夜雨”。图10中清晰可见“前”、“雨”两字间有“。”,“夜”字右侧上方有“乚”。故,与案例3同理,应为“夜雨”。

案例5“时田”还是“旧时”?

碧树黄花五亩馀,俨然陶令时田居。柴门昼日无人到,高卧南窗自读书。^①

查文据《幻云抄》第501页(见图11)，“时田居”，不知所云，“时田”或为“旧时”之误。《晓风集(六册本)》不见,《晓风集(四册本)》(第四册第七)、《湖月抄》(下册)均为“旧时”。“田”字误为“旧”，恐由于未仔细辨别两者字形差异，此处暂不赘述。图11中清晰可见“令”、“时”两字间有“。”，“旧”字右侧上方有“乚”，只是“乚”符号与其右行文中的“獲”字的偏旁重合，稍显模糊。与案例3、4同理，应为“旧时”。

由于抄写时将语句颠倒或漏写，以上案例3、4、5所见“插入符”和“颠倒符”在当时的抄物写本资料中比比皆是。不仅用于汉文抄文，和文抄文中同样存在(见图12)，“卜”、“云”间有“。”，“毛”字右侧有“乚”，故此处应为“直書体卜毛云”而非“直書体卜云毛”。

除这两种符号并用外，若插入内容直接抄录于“。”旁时，则不用“乚”符号(见图13，故此处应为“鹤林玉露”)。另外，插入内容也可长至句子(见图14)，“止”、“注”两字间有“。”，插入内容为其左第二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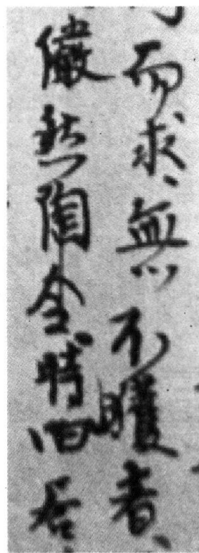


图11 《幻云抄》第5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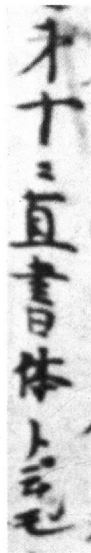


图12 《幻云抄》第84页



图13 《幻云抄》第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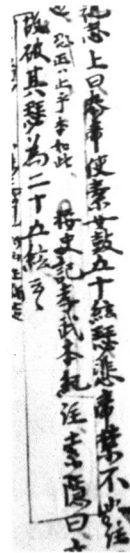


图14 《幻云抄》第108页



图15 《幻云抄》第471页

①见查文134.《和秋日过员太祝林园》。

案例6 何处句读?

地僻云深碧水流,经霜芋栗未全收。柴门留双鹤一阵,松风一顷万顷秋。^①

查文据《幻云抄》第471页(见图15),“柴门留双鹤一阵”,如何读?“柴门 留双 鹤一阵”,显然文意不通。图中,“鹤”字右下隐约可见“、”,实为朱笔句读符。《幻云抄》全卷均以朱笔句读,即便使用影印本,若仔细辨认不难发现墨笔较深、朱笔较浅,故首先应在“鹤”字处句读。但是,读为“柴关^②留双鹤”五言则不通。事实上,“柴”、“关”两字间还清晰可见并列的两个“。”,其右侧见“门”和“反”二字,与案例3、4、5同理,“门”和“反”二字应插入“柴”、“关”两字之间,即“柴门反关”,如此恰好补为七言。《晓风集(六册本)》未见,《晓风集(四册本)》(第四册第六)、《湖月抄》(下册)均与此同文。

句读符后,“一阵松风一顷万顷秋”,似存衍字,实则或许显示存在异文,即“一阵松风一顷秋”和“一阵松风万顷秋”^③。《晓风集(六册本)》未见,《晓风集(四册本)》(第四册第六)和《湖月抄》(下册)均为“一阵松风万顷秋”。

故,此处或应为:柴门反关留双鹤,一阵松风一顷(万顷)秋。

三、结语

毫无疑问,充分运用域外资料能够有效地开拓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目前,抄物之所以尚未被国内学者广泛运用,或许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识读困难,包括汉字,也包括本文例举的“踊り字”、“插入符”、“転倒符”和句读符等书写符号。这些符号不仅仅存在于抄物写本,室町时代各类写本资料中普遍可见,一处行文中可能存在一种甚至多种。研究者需要正确识读这些基本的、普遍存在的书写符号。毕竟,只有正确识读文本,才能够展开各种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刘玲,女,语言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室町时代的抄物与汉籍流布研究、抄物与唐宋诗辑佚校勘研究。

①见查文127.《和访隐者不遇》。

②“柴関”,查文误为“柴门”。

③观明人诗词,不见“一顷秋”。“万顷秋”则可见,如“峭帆昨夜发高邮,迢递湖光万顷秋”(王鏊:《到扬州》,《明诗纪事》戊签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68页)。此处引明人诗词,因据《晓风集(六册本)》载“大明朝有嚴子安和三舸詩”,可知严子安当为明人。且,《幻云抄》卷未见“严子安次三体唐诗三体家法绝句之和后跋序云自早春游望至步虚词首尾四百三十餘首首自永乐乙未春正上旬迨及丁酉夏六月望日始集成帙”(第599页)。永乐乙未即1415年,丁酉即1417年,故该书当成于明永乐年间。遗憾的是,该书似已亡佚。查文认为“大明朝”恐为传抄之误,严实为由宋入元的遗民,恐不妥。详见拙稿:《〈嚴子安和〉に関する覚書き》第3节“「嚴子安和」はいつたいどのような書物か”,筑波大学日本語日本文学会《日本語と日本文学》第58号,2015年。